

## 迎春花

■戴琴雅

## 轻装2025

窗外,阳光明媚,眨眼,又是一年。  
每年这个时候,单位都会如火如荼地开展比学赶超活动,总结过去一年的荣辱得失,展望未来一年的雄心壮志。我也不例外,每年,总会给自己立一些所谓的flag(设定目标或承诺),多的时候十几二十条,最少的年份,也有七八条,不立,在这个没有最卷只有更卷的时代,仿佛,咱们刚到起点就已经输了。  
今年,我迟迟没有落笔,我先是看了看过去三年的雄心壮志,从工作、生活到学习,每年不管立了啥,结果总是大同小异,有一些闭着眼睛就完成了,有一些是跳起来都够不到的,大多数是稍加努力就可以达成的,所以,满满一页纸,看过去,完成的多,打叉的少,而打叉的却总是那几项,真的是成功千篇一律,失败各有门道。

于是,回望过去几十年,我哑然失笑,人生走过半程,我行色匆匆追求的东西,真的是我如今还想要的吗?那些明明当回事儿就可以唾手可得的,却被我年年打叉的,真的有这么难吗?细思极恐,其实,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人是趋利的动物,眼前看得见的先努力,长远看不见的慢慢来,殊不知,温水煮青蛙,等到我们警觉时,已经被烫得跳不出锅沿了。

于是,一改过去奋战2022、激战2023、转型2024等等词汇,我给自己敲下了轻装2025,我希望未来的365天,轻装出行,开心每一天。这一年,我只做三件事,也就是说,我只立三条flag。

第一条,每天走路达到半小时,这是一条在常人看来非常非常简单的flag,于我,却是千难万难,过去,由于种种原因,我像个穴居动物,离不开沙发或椅子的弹丸之地,白天趴着上班,晚上窝着写材料,我以为的正常却是人生最大的不正常,所以,在新的一年里,我给自己立下的这第一条规矩是:“每天,不管多忙,不管多么不愿意,一定要坚持走满半个小时”,相对于一天24小时,这是一个很切实际的规则,我想我应该也必须做到。

第二条,每两个月出游一次,往年,也会和家人朋友相约去旅游,但是往往一年也就一两次,不是谁没空就是我各种的不方便,祖国的大好河山走了一点点,随着年龄的增长,同学们开玩笑,难不成以后等儿孙们拖着我们一群老头老太太再出来玩,多给儿女留下几十万,人家看都看不上,给儿女们留下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欢乐的心态,才是千金难买的将来,趁着人生的下半程刚刚起步,去看看春天西湖的桃红柳绿、夏天天目山的潺潺溪水、秋天北京的漫天红叶和冬天长白山的皑皑白雪,生活,不光有三餐,还应该有四季。

第三条,培养一个新的爱好,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喜欢读书,我喜欢写字,读书很随意,只要有空啥都不挑,看到啥看啥,每年保持在30本左右的阅读量,最近三年,翘班时间多,往往能达到六七十本一年。至于写作,往往挑大块节假日,一天写个十来篇,都是随心所欲的小品文,没有什么含金量,写过自己都忘了。未来这一年,我想培养一个新的爱好,目前能想到的是种菜,新房子的屋顶,邻居们都在忙着策划阳光房,我和老公商量,我们做一片菜地,买上几个大盒子,农场里薅点种子再薅点土,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却只会吃菜不会种菜,那哪成,所以,新的一年,我想学种菜,就先从不太用伺候的芹菜生菜开始吧。

同事问我,这么简单,你今年就没有别的工作上学习上的flag了?没了,人生下半场,拼的是耐力,咱不和你们小年轻抢赛道了,你们走好你们的路,我们立好我们的flag,各自为政,相互安好,轻装2025,我来了!

## 麻辣烫

■傅志泰

## “年轻”的张学友

新年伊始,“歌神”张学友“60+”巡回演唱会蛇年新春首唱在杭州开唱。女儿专门预订了票,说张学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星,一定要让我们老夫老妻也去凑个热闹。

尽管晚上气温很低,但一走进杭州奥体中心,心里还是感到热乎乎的。偌大的奥体中心,座无虚席,有不少是像我们夫妻俩这样大叔大妈级的老歌迷。张学友唱了三十多年的歌,我们也听了他三十多年的歌,可以说,我们是听着他的歌慢慢变老的。今天能亲临演唱会实地观看张学友的演出,我们夫妻俩还是平生第一次,感谢女儿的这份孝心。

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声骤然响起,在眼花缭乱的灯光中,英俊帅气的张学友闪亮登场,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坐在我身后的一位大姐,看上去也老大了不小了,还像那些情窦初开的年轻女粉丝那样,激动得大呼小叫:“学友学友,我爱你!”估计她不是歌神的新粉丝,而是年纪变大了的忠实老粉丝,心里一直爱着这位偶像。她的尖叫声直喊得我一阵鸡皮疙瘩,但身临其境,受全场爆燃的热烈气氛感染,我也情不自禁地合着音乐的节拍,挥舞起那根现场统一提供的荧光棒来,老婆则忙着拿出手机对着舞台轮番狂拍。

张学友64岁了,要大大我好几岁,但看上去比我年轻多了,还是那样充满活力的完美身材,一点看不出已是上了年纪的人。他在不到三个小时里唱了近三十首歌,始终精神抖擞,声情并茂,风采不减当年。他边唱边跳,大冬天里额头上渐渐泛出了细汗。他不仅演唱了《一路上有你》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《头发乱了》等经典老歌,还有《想劈酒》等他自己创作的歌曲。演唱会最后在一首意犹未尽的《吻别》中与我们依依惜别。

作为香港的大明星,张学友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。这次演唱会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,就是他把一般在后台演奏的乐队也推到了前台。他这次演出有五十多人的强大乐队,为了让观众都能看到每一位乐手,不管是弹琴的吹笛子的还是打鼓的,都能在前台前排亮相,他们就在舞台中央,用铁架子一层一层搭起了可前后移动的三层平台,让所有乐手都能毫无遮挡地在每层平台的第一排就位。张学友叫得出每一位乐手的名字,一一向观众作介绍。每介绍一位,

他都会尊称对方一声某某老师,这时大屏幕上也会实时播出这位老师正面起立示意的特写镜头。即便是对乐队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小伙子,张学友仍很谦虚地称这位小乐手为老师,这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尊重,什么是胸怀,我想,称呼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人为老师,自己也会感觉还年轻吧。

这次演唱会给我留下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是,张学友对待年龄的态度。他在与观众互动时,主动提及了自己的年龄。他说年轻时,曾有人问他,到六十岁时会怎么样?当时是不可想象的。现在他认为年龄不是问题,不能让年龄束缚了自己追求梦想的脚步。所以他六十多岁了,还在开演唱会。当然,他平时会先在家里练习,只有觉得还可以唱才会继续唱下去。说着他立马就在台上劈了一个大大的一字腿,这功夫让我们惊得目瞪口呆,这身手哪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人?有这样年轻的心态,有这样坚强的毅力,这大概就是张学友能保持青春不老的秘诀吧。

张学友表示,只要能让大家开心,他会一直努力的。开完60+演唱会,若干年后他还会接着开70+演唱会。有这样不服老的偶像,我们也会不愿轻易服老的。他的70+还是80+演唱会,我们会像年轻人一样再去捧场的。



《富贵吉祥》 画家徐树康新春开笔

## 尘世间

■赵显一

## 郜岭还是英雄岭

郜岭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落,家家门前小溪环绕,流水潺潺,这里海拔高,森林茂密,负氧离子极为丰富。

不少家在临安附近的老年朋友,看上合适的房子,买下几十年的使用权,然后,每年的盛夏季节,在这里住上一两个月,俨然成了一个候鸟部落。这个双休日,我们几户人家慕名而来,在农家餐馆用过晚餐,散步在坡道民居前,没想到耳旁乡音缭绕,停住脚步交流,居然有好多家乡人,分外亲切。老人们对这里的空气、水质和气候情有独钟,这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。

郜岭村上方,有一条平缓的山路,翻过山头就是安吉地界。6点多我走在这条水泥路上,沿途溪流清澈,溪中巨石或立或躺,不知从何而来,鸟叫声蟋蟀声声悦耳,民居前,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早锻炼,路上,人们手捏一根竹竿,膝盖上套一个护膝,结伴而行。山上有几个壮汉在砍伐毛竹,不时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。行至密林深处,发现一处年久的小平房,房前道地干净,农具井然有序,想必房屋的主人定是一个钟情自然山水的现代农夫吧。再往上走,道路收窄,水泥路变成了石子路,手机没了信号,看看前后已经没有同路人,便不再前行,半途折回。

有个童乐饭店,生意比较好,室内墙上挂满了各种户外组织的旗子和标识。童乐饭店和大多数民居一样,门前一条溪,一些零星地散落在房屋四周的土地上种满了各种时鲜蔬菜,屋后鸡鸭散养,厨房间有老式土灶,劈好的柴火码放得整整齐齐,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农村,家家户户烧柴火灶的年代,这纯粹的烟火气让人倍感亲切。

从童乐饭店下来几百米的地方,有一处被林木翠竹遮掩着的墓地,地上摆放着各种鲜花,墓前有块一人高的墓碑,上书“郜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,天目山人民政府敬立”。1937年12月21日,侵华日军500余人尾随从淞沪战场撤退的中国军队,企图越过郜岭占领於潜,切断杭徽公路,席卷浙西全境。国民革命军第48军第176师在师长区寿年、副师长凌压西的率领下,奉命于郜岭设防抵抗。在当地民众的奋力支援下,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,共歼日寇300余人,战斗取得了胜利,保卫了杭州及浙西全境的安全。此战被称为天目山保卫战,也称郜岭之战。这次战役,有139名官兵和8名民夫在战斗中阵亡。1939年清明节,浙西行署在郜岭田青塘建造“郜岭抗战阵亡将士墓”,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亲题“郜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铭文。墓的侧面,立着黄绍竑题写的铭文碑和临安县(市)人民政府不同历史时期的两块墓碑记。我仔细端详,肃然起敬,脑海里浮现出将士们浴血奋战、同仇敌忾的壮烈场景,情不自禁对着墓鞠躬致意,以示哀悼。

从郜岭回家,穿行在弯曲险峻的山路上,对郜岭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村落有了更多的认识,是啊,它不光是夏日度假的“桃花源”,也是一处值得后人敬仰拜谒、缅怀追思的“英雄岭”。今年夏日,应该再去一次的。

## 五味子

■谢奕例

## 年味永远不会褪色

又是一年春节,小镇的街头,依然被五彩斑斓的红灯装点成一片喜庆的海洋。红灯笼如火炬般高悬,似乎在向每一个匆匆而过的行人送上新年的祝福;红对联,飘然挂在家门口,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来年万事如意的期待。这是一片火红的世界,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。

然而,随着岁月的流逝,年味似乎也在流逝,那些温暖的、熟悉的场景,在悄然间离我们愈来愈远。

小时候,春节的脚步总是从家里开始。那时,家里的厨房便是全家最热闹的地方,油盐酱醋的味道充盈着鼻腔,烟火气腾腾,这便是年的味道。一家人在小小的厨房间忙碌着,也欢声笑语着。爷爷忙着剁馅料,和面,奶奶忙着擀饺子皮,其他人则一起包饺子。这可是一年一度的固定活动。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步骤中干劲十足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专属于春节的仪式感。这不仅仅是包饺子,也是家庭的盛宴,更是家庭齐聚一堂的美好联结。

在年夜饭后的红包环节,更将小孩们春节的欢乐冲入高潮。长辈们总是早早地就准备好了红包,红色纸袋厚实精美,里面放着红红的、崭新的钞票。那时候的红包不仅仅是物质的馈赠,更是情感的纽带,是一种无言的关怀,一份满满的爱。每次从长辈手里接过红包,心里总会泛起一圈圈暖暖的涟漪。长辈眼角的皱纹和含笑的眼神,总会成为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记忆。年年如此,年年不变。那时的春晚更是全家人年夜饭后的保留项目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,都会被其中的欢乐氛围所感染,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喜庆。外面是烟花绽放的夜空,绚烂夺目,屋内是温馨团聚的家人,那一天的每一瞬间,似乎都被镀上了幸运的光环。

而如今,岁月的变迁使得春节的庆祝方式日新月异,尤其是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。微信、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工具,如同一阵风,迅速席卷了每一户人家。曾几何时,红包的重量,是爷爷心里的温暖,年味便藏在那红色的纸包中。如今,它已化作数字,轻轻一点,便能飞向远方,瞬间传递给千里之外的亲友。虽然这一切变得如此简便、迅捷,可是却再也没有了当年亲手递送红包时那份厚重的情感。曾经在长辈手中递过的红包,仿佛承载了浓浓的祝福和期待,如今不过是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数字,缺少了温度和触感。

春节的拜年方式,也随之悄然改变。曾几何时,街头巷尾,邻里亲友,互相走动,带着心意,带着礼物,一路上笑声不断,热闹非凡。而今,打开手机,简单几句祝福便已足矣。按下键盘,指尖轻触,拜年便完成,仿佛在一片机械的冷漠中,我们早已忘却了走进他人家的温暖门槛,忘却了坐在亲人身旁,感受那份由衷的关怀和祝福。然而,当我看到那些因工作或生活不能归家的亲友,依然可以通过视频、电话、电子红包传递着温暖的念及时,我又不禁心生慰藉。虽然形式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那份绵长的亲情与祝福,依然在彼此的心中萦绕不去。

家人的心即便远隔千里,只要彼此紧紧相连,那份温暖便足以穿越时空的距离,直达心底。所以,年味,最终并非某一时刻的仪式,而是家人之间那份千年不变的关怀与祝福。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只要心中没有隔阂,这份年味便永远不会褪色,依旧如初。

## 尖尖角

■张鸣谦

## 南浔古镇拓印记

寒假里,我和家人去了南浔古镇,体验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——亲手印“福”字。

在古色古香的小镇上,有一座民国时期的藏书楼,刚进园子,就听到有人兴奋地大喊:“成功了!”循声望去,原来是浙江图书馆正在举办非遗拓印“福”字活动。为了沾沾福气,我也准备大显身手。我潦草地用蘸刷在板上划了几下,以为印个“福”字很简单,没想到脱模的时候,“福”字不仅不清晰,连红纸都破了一个洞。我眉头紧锁,拿着福纸左看看右瞧瞧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,无精打采。

“失败是成功之母。”就在我退缩时,妈妈走了过来。她找来一瓶墨水,拿着一张崭新的红纸,轻声说:“别灰心,再来一次。”我不耐烦地跺脚:“我不想试了!”妈妈没理我会我,快速往碗里倒上墨水,用刷子蘸匀,仔细涂抹雕版上的“福”字,边刷边笑:“来试试,这次肯定行!”看着她认真的样子,我忽然有了信心,接过刷子,开始认真“工作”。

这次,我细致地将墨水涂满整个雕版,让每一处都蘸饱墨汁。然后,我轻轻地把红纸铺到雕版上,用案板轻轻敲打,让墨汁充分渗透到红纸上。最后,到了最关键的时刻——脱模。我屏住呼吸,两只手捏住纸张的两端,小心翼翼地揭下红纸,心里默念:“天灵灵,地灵灵,保佑我的纸完好无损。”当我看到红纸上的“福”字清晰可见时,我兴奋得尖叫:“哇,成功了!”一个神气十足的“福”字跃然纸上,仿佛代表了这一年的好运都包含在其中。我开心得像只小兔子,欢蹦乱跳。围观的路人纷纷夸奖我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!我还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小朋友,仿佛自己变成了“小老师”,一股莫名的自信在我心中涌动。

这次印“福”字的经历虽然一开始遇到了挫折,但我并没有气馁。通过再一次尝试和妈妈的帮助,我终于成功地印出了一个完美的“福”字。寒假不仅让我学到了新知识,还让我体验到了努力和坚持的意义。这次有趣的经历,成了我寒假最难忘的回忆之一。

(作者系信息港小学406班学生)